

难忘的岁月

武元甲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71·河内

難忘的歲月

*

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

一九七一年五月河內第一版

一九七一年五月河內第一次印刷

难忘的岁月

武元甲 口述
友梅 記錄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71·河內

前 言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即从总起义胜利至抗法战争爆发，越南经历了极端复杂的、甚至岌岌可危的关键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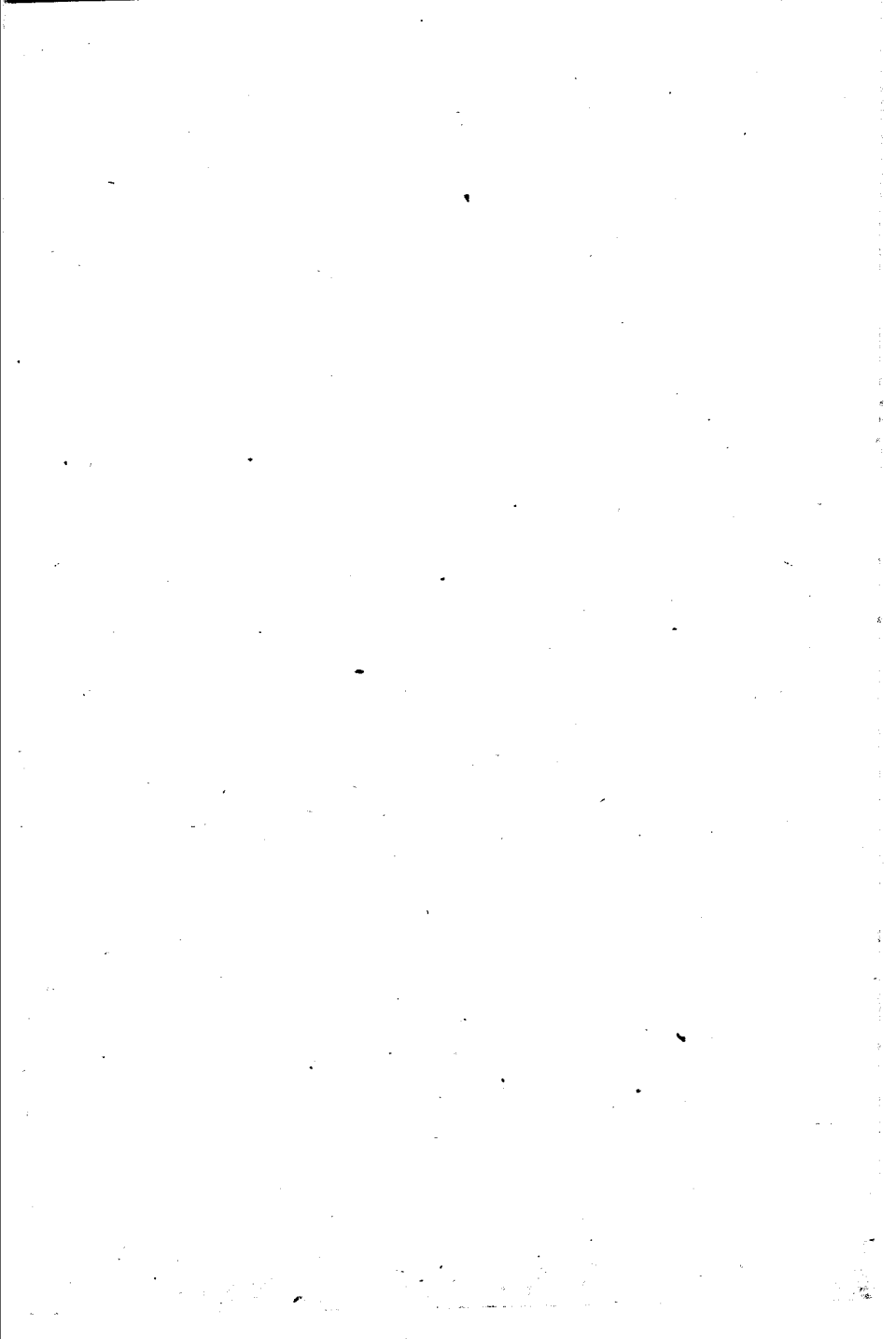
武元甲将军——起义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在这本书里复述了这个关键时期的种种事件。而在这幅画卷中，突现了胡志明主席富于吸引力的生动形象。因此，《难忘的岁月》对于愿意探究今日越南的渊源的人，是不可缺少的。

越南外文出版社

第 一 部

“……革命的航船正在穿过急流
險灘駛向彼岸。”

(黨中央常務委員會1946年3月9日的指示)



—

回到河內，河內市委安排我們住在行昂街的一个基点家里。几天后，听说胡伯伯也回来了。前不久，轉战在太原的解放軍光中支队属下的一个排，接到紧急返回新潮去保卫伯伯的命令。来报訊的同志說，沿途伯伯有时得用担架。这样，伯伯的身体必定还很弱。伯伯从来就不愿麻煩別人，即使他老人家生病的时候也是这样。

局势正十分紧张。大家得知伯伯回来，都非常高兴。黎德寿同志被派到战区去接伯伯，可是伯伯已回来了。我便与陈登宁同志一起到富家村去见伯伯。

汽车急速地开出河內市，经过西湖堤一排排熟悉的番石榴树，西湖周围的乡村紅旗飄揚，使我忆起伯伯从高平到新潮时，我到調遮坡接伯伯的情景。沒几天，新潮就成了革命的首都。

在伯伯革命活动的一生中，飄泊过天涯海角，也有着一些极其欢乐的日子，这就是伯伯閱讀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时找到了民族解放道路的日子，是一九二〇年法国共产党成立而伯伯是党的一个成員的日子，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三日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性的日子……

現在，這又是胡伯伯以及越南革命的一個極其歡樂的日子。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們曾坐在小茅棚的竹床旁，這就是胡伯伯在新潮病重的时候。在这个時刻，我們才深刻地体会到胡伯伯对民族的独立自由抱着多么强烈的渴望心情。这种心情不仅体现在伯伯关于干部工作，关于如何坚持运动以及“甚至战斗到把长山烧毁了，也要坚决夺取独立”的教导上，而且从伯伯在一阵高烧发作后清醒过来时的一举一动以及眼神中，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在争分夺秒为革命工作中非常清楚地体现出来。

响应党和胡伯伯的号召，这几天来，从北到南全民族以排山倒海之势站起来了。在河内，革命军众越过了铁栏杆，占领北部府。人们不分男女老少，结成严密的队伍，高举越盟的旗帜，迎着保安兵营的日军大炮、坦克前进，迫使日军的坦克、机关枪和刺刀退却。日军只得把驻扎在这里的伪保安兵所有的武器库交给革命。各地起义胜利的捷报纷纷传来……

我們到了戈村。

伯伯住在一間清潔的小瓦屋里。我們走進門，看到伯伯正坐着和屋主人談話。

在越北時，伯伯還是一位侏族大爺，今天，他却穿著一套暮黃色衣服，顯得心曠神怡、泰然自若，有如平原地區的一位老農。伯伯還是那樣瘦削，顴骨突起，前額和太陽穴露出青筋。他寬闊的額頭，黑色的胡子和双

眼，特别是双眼放射出的光芒，焕发出奇妙的精神力量。伯伯的身体比参加新潮会议时好得多了。

屋主人见我们到来，寒暄了几句便走开了，我们怎样也留不住他。

伯伯望着我们，笑着说：

“看你们今天的模样儿，十足是城里人。”

我们兴奋地向伯伯报告河内和各省起义的情况。伯伯倾听着，神态恬静。伯伯的性格就是这样，在欢乐或忧愁的时候神态都是那样的坦然。

我们对伯伯说，党中央常委想提早举行政府宣告成立仪式。（在新潮召开的国民大会决定，由伯伯担任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临时政府）。

伯伯打趣地反问道：

“我当主席呀？”

民族的无比光荣又极其艰险的时期已开始了。伯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使命：引导刚形成的越南国家的航船，越过险滩。伯伯向历史、向人民接受了这一任务。正如伯伯在三个月以后答外国记者问时所說的：“我绝对丝毫不贪图功名富贵。现在由于同胞的委托，我担负了主席的职位，正如一个士兵接受了国民的命令开赴前线一洋。”

二

我們先返回行昂街进行准备工作。在我們后去的长征同志留下，等下午陪伯伯一起回来。

这是伯伯第一次到河內。从金蓮乡狹小的茅屋到这里三百公里长的路程，伯伯却走了三十五年多的時間。

伯伯走过的路程不同于他老人家之前任何一个越南爱国者所走的路程。

伯伯独自跋涉奔波，走遍了地球上的各个不同地区。资本主义已进入了最后的发展阶段，变得极其丑恶。它千方百计地混淆黑白、善恶之間的界限。它歪曲了人类当时所取得的成就的一切真正的精神价值。它掩盖了一切公理、自由的光辉。

胡伯伯是在一个黯淡的冬天，欧洲、亚洲的天空籠罩着帝国主义战争乌云的时候出国的。

世間混乱、悲伤；帝国主义的罪恶累累。就在鱼目混珠、真假难分的时候，伯伯很快地看到真理的光辉。伯伯找到了列宁主义。他認識到列宁学說就是“带来美好生活泉源的太阳”，認識到列宁旗帜是“信念的象征和希望的火炬”。五十五年前，这位伟大的越南爱国者

从馬克思列宁主义中給我国同胞和患难与共的人們——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找到了唯一的解放道路：“革命的道路”。

这使民族的生活起了巨大的变化。

几天前，河內还保持着战时腐朽的殖民主义制度产物的全部面貌。整个城市沉浸在黑市活动之中，生活朝不保夕。所有的垃圾车都不夠用来把餓殍运到郊外去，倒在一个大坑里。可是市郊飢餓的人們仍然拥到市区来。他們象冬天黃昏的落叶，有气无力地走着。这些人只要被警察輕輕一推就会臥地不起。这年八月間，各条河流水势猛涨，洪水把統治者从不过問的年久失修的堤坝冲潰了。平原六个省——全北方的谷仓变成一片汪洋大海。疫病流行。殖民主义制度的一切灾祸接踵而至。

同經濟投机分子一起，政治投机分子也竞相抬头。他們高喊“越南独立”，同时也高呼“大日本万岁”。佩着长剑、穿着靴子在街道上橫冲直撞的日本宪兵取代了带着警棍的法国警察。

这时不单是河內，而我們整个民族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八月中旬，苏联紅軍打垮日本关东軍的伟大胜利，給我国民族带来了大好时机。革命如旋风一样爆发起来了。

仅在几天之內，奴隶制度的污秽、屈辱、痛苦的痕迹，已被大大地扫除了。

革命的复苏之力真是神奇。昨天，由于饥饿、瘟疫、恐怖而处于瘫痪状态的整个城市，今天，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沸腾起来了。成万成万的人势如洪流滚滚地涌上街头。

人民革命政权刚刚成立。大多数同胞还不知道那些人是新政权的代表。但是，人人都自动维持新秩序，革命的秩序。抢劫现象绝迹，偷窃事件几乎没有发生。乞丐也不见了。城市的主要活动：买卖活动已让位给一种新的活动——革命活动。

只要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街头用喇叭筒大声喊：“请同胞们到×地集合，参加游行”，不管这个人是谁，他的话旋即传开。许多居民自动拿起喇叭筒到街上做通讯工作。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只一会儿，就有成万人到集合地点。他们随时准备做革命所需要的任何工作。

河内的空气变得清新，热气腾腾、兴高采烈了。“越南军队在前进，誓心救国……”革命的歌声从早到晚响彻云霄。金星红旗越来越多，越来越美，把家家户户、大街小巷染成一片红。革命真是被压迫人民的节日哪！

傍晚，伯伯到来了，我们出去迎接时，从伯伯的脸上，看到了他老人家激动的表情。

伯伯已经回到河内，再过几天，河内将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东南亚第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首都。今天，河内还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迎接伯伯回来的欢乐。就是给伯伯开车的司机同志也同样不能享受到。几天后，他请假回太原，带他的父亲来河内参加独立节，希望能看到国家主席。他到巴亭广场，才知道胡主席正是那天他开车到戈村接回来的那位老人。

三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底的波茨坦會議上，同盟國決定把印度支那分為兩個區域，以便在日本投降後進來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十六度綫以南由英軍負責；十六度綫以北則由蔣介石軍隊擔任。當然，這件重大的事情，是沒有征詢我國人民的意見的，由於美國的壓力，法國也被排除在外。

蔣介石的軍隊還沒有開來，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乘飛機抵達河內的美國代表團中，却出現了一些法國軍官。

日本人把法國軍官帶到京都飯店，那里還住着許多法國僑民。同胞們看見法國軍官，立刻湧上去表示反對。人越來越多。不顧日本哨兵的刺刀，人們沖斷了設在飯店前的圍繩。在羣眾的憤怒面前，日本憲兵慌忙把法國軍官送往舊總督府（當時是日軍的大本營）。

幾個月前，當我們還在戰區的時候，获悉戴高樂發表了一項關於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政治新體制的聲明。按照這個聲明，印度支那將成為一個聯邦，包括五個不同“國家”（除老撾和柬埔寨外，他們把越南分為三個國家：北圻、中圻和南圻）。這些國家將享有所謂“內部自治

制度”。这个联邦将成立一个以代表法国的“全权官”为首的联邦政府，具有执法和立法权。通过这个声明，可以看出，法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殖民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法国政府获悉日皇即将投降，便马上进行活动。法国在中国、錫兰、馬达加斯加的許多殖民文武官員、情报人員奉令想尽一切办法潜入印度支那。他們在中、南、北許多地方跳伞下来。有的从海上进来。他們还不知道近来这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好些家伙还去找旧官吏、乡长、里长出示证件。他們几乎全部落到我們手里，一部分落到日軍手里。

回到河内数天后，我們获悉：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法国政府便命令很久以前就建立起来的远东远征軍紧急开往印度支那。在法国解放战争中出名的将領黎格勒被委任为总司令。海軍上将、半途出家的神甫、戴高乐的亲信达尚礼被委任为高級专员。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剩下的战艦，都开向印度支那。从地球那边，枪口指向了越南革命。

十几名法国軍官在河内出現，引起了伯伯和同志們的特别注意。为什么法国人在蔣介石軍队到来之前，能到这里来？同盟国，尤其是美、蔣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对法国的态度如何？这是我們所需要知道的。

我們以人民政权代表团的名义会见美国代表团。通过这次会见，我們明确地知道，在十六度綫以北解除日軍武装的工作依然由蔣介石軍队負責。我們也看出在河

内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之間似乎合不来。正当法国加紧想方设法重占印度支那的时候，美国軍官巴特蒂，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却对越盟的抗日战斗表示同情。

在从北至南全民起义高潮面前，战败的日軍惊慌失措，我軍在越北和各地的战斗使他們不得不考虑，如果反抗革命，在被同盟国軍队解除武装之后，他們的命运将如何？日本人已經看到，阻挠革命，对他們并没有什么好处。

八月二十三日，順化市內及市郊十五万人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起义委员会写信叫保大退位。起义武装力量占领了各个政府机关和搜捕越奸。在革命强大的压力下，保大宣布随时逊位。

八月二十五日，南部大多数省分的起义爆发了。西貢、堤岸八十万同胞走上街头。前几天才派来的保大的钦差大臣被迫辞职。在羣众的威力面前，几万日本軍队只好装聋作哑。

陈辉燎、阮良朋和瞿辉瑾同志被派到順化。八月三十日，皇城的午門大开迎接革命代表团，保大宣读退位书，交下印剑，表示愿做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成千上万同胞欢欣鼓舞地目睹了阮家朝廷的末日。

就这样，在有五千个党员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下，越盟陣綫所发动的从北至南的总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八月革命取得辉煌的成